

罗伯特·范诺伊，《大先知》，第 28 讲-以西结 #4

歌革和玛各（以西结书 38 和 39 章）

对现代以色列和神的国度的思考 [已经但还没有]

我认为，以色列在经历了几千年之后再次成为一个国家，这一点意义重大。我不认为这件事的实现是神的灵的浇灌。此时这是一个世俗状态。它可能是在期待流露的实现。然而，重要的是，以色列重返这片土地。

我认为王国术语可以有一些合法的用途。有一种感觉，王国现在就在这里。但国度并不完全在这里，所以它在这里，但它不在这里。这是一个“已经但尚未”的场景。与一些时代论者说天国不在这里相比，这是一个更好的描述方式。对他们来说，王国完全属于未来。这并不能公正地对待新约中所谈到的国度的现状。但未来肯定会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方面。你必须小心，不要使用“已经但还没有”来解释一切，但我认为这个概念有一些合法的用途。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反对意见最少但又能公正地满足文本要求的解释方法。现在，关键是以色列目前的概念“已经”，但它是世俗的，“但还没有”，先知所设想的精神实体即将到来。

以西结书 38 和 39 章以及启示录 20 章的背景 [歌革和玛各]

在看第38章和第39章的一些陈述之前，因为它们都是相当长的章节，我认为就以西结书的流程而言，如果第36章和第37章提到了千禧年王国，那么我认为至少有一定意义的是，第 38 章和第 39 章谈到针对歌革和玛各的预言，出现在第 36

章和第 37 章给出的千禧年图景之后。

第 38 章第 1 节说：“耶和華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玛各地的歌革，就是米设和土巴的首领。我认为以西结有可能描绘出千禧年的景象，然后回去讲述千禧年之前的一些事情。这是可能的；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更自然的是，认为第 38 章和第 39 章描述的事情是在第 36 章和第 37 章描述的事情之后发生的。

话虽如此，我当然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你翻到《启示录》，看第 20 章对千禧年的描述时，当你读到第 7 节，那里一千年结束时，我们读到：“当一千年过去了，撒旦将从他的监狱中被释放，并出去欺骗地球四个角落的国家—歌革和玛各—聚集他们进行战斗。他们的数量就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因此，当你看《启示录》第 20 章第 7 节中对千禧年时期的描述时，它提到歌革和玛各是在千禧年之后的这场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圣经中没有其他地方提到歌革和玛各，除了在创世记 10:2 中，那里有一个来自雅弗后裔的玛各，这与历代志上 1:5 中提到玛各的家谱平行。但除此之外，以西结书 38 章和启示录 20:7 是唯一的参考文献。

尽管《启示录》20:7 中提到了歌革和玛各，但仍有许多解释者认为以西结书第 38 章和第 39 章描述了发生在千禧年之前的事情。这场与歌革和玛各的战斗是在千禧年时期之前、哈米吉多顿之战期间发生的，而不是在千禧年时期之后发生的。

第二次降临之前的埃里森·高格和玛各

请参阅您的引文第 53 页上的埃里森 (Ellison) ，位于该页的底部。他说：“圣经中只提到过歌革和玛各两次。这里是《以西结书》第 38 章，也是《启示录》，除非有非常有说服力的相反论据，否则我们必须让后者解释前者。”换句话说，你想知道《以西结书》第 38 章和第 39 章所描述的内容，《启示录》第 20 章正是将其置于正确的框架中。将歌革放在基督复临之前，然后在国度时代结束时加上列国的最后反抗——就像斯科菲尔德圣经那样——似乎是一种双管齐下的非法尝试。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章节在基督复临之前就得到应验，唯一真正的基础是在以西结书 39:21-29 中。然而，将这些经文视为以西结书整个部分信息的总结要令人满意得多。

现在，诚然，如果你看以西结书 39:21-29，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描述了千禧年之前的事件。你看埃里森的建议是，第 21-29 节是对《以西结书》整个部分的总结，我认为这是结论部分。当你读到第 40 节时，你就进入了本书的一个新部分。因此，第 39 章是一个结论性总结，回顾了其结论的整个部分。

我继续第 54 页顶部的埃里森的引言：“如果我们将歌革放在千禧年的末尾，我们就不会太关心这些名字的含义。JH Lang 的《新圣经注释》和《斯科菲尔德圣经》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了它们，“主要提及的是以俄罗斯为首的欧洲列强”。与许多始终拒绝将罗什等同于俄罗斯的人不同，现代主义者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例如，在用授权版本翻译这段经文时，他们会回归古老的希伯来马所拉传

统。” 嗯，这是对第 2 节的引用。稍后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以西结书 38:2 罗什的大王子或王子 你看詹姆斯王说：“米设和土巴的大王子”；NIV “米设和土巴的首领”；NASV 有“Rosh、Meschech 和 Tubal 的王子”，就像新英文圣经一样。哈尔·林赛读到：“罗什、米设和土巴尔的首席王子。”你看，它来自希伯来语 *nessi rosh*。问题是：*nessi rosh* 应该被视为“罗什王子”，还是“Rosh”被视为“酋长”、“头王子”、“首席王子”。这是一个专有名称，“罗什王子”，还是“米设和土巴的大王子”的描述性词语。所以这与你如何翻译 *rosh* 有关。您将其翻译为专有名词“Rosh”，还是将其翻译为“首席王子”。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但你可以看到埃里森在说什么：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将其翻译为“首席王子”而不是“罗什王子”。

启示录 20:8

当我们发现所有的名字都是当时已知世界边缘的部落时，歌革和玛各、米设和土巴尔、东波斯、南库什和普特—这些名字出现在本节中—就更有可能我们正在处理像《启示录》20:8 那样的象征性用途，将它们称为位于地球四个角落的国家。那么，如果我们接受千禧年作为上帝在地球上的统治的概念，那么当撒但被捆绑、咒诅被解除、以色列处于地球上祝福的中心时，我们如何根据新约的安排来理解整个预言呢？有什么余地可以发泄这样的情绪，或者反抗上帝呢？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出来作为对千禧年观点的反对。埃里森说：“《圣经》向我们表明，在各

个时代，在各种无知和知识的情况下，人类都以自己的意志对抗上帝，并且失败了。旧约的大部分内容都在教导以色列人的失败，这毕竟是以西结的信息。你在第 16、20 和 23 章中尤其可以看到这一点。

对歌革、玛各和千禧年的反思 新约向我们介绍了教会中麻烦的开始。这清楚地表明，它们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在这里，同样在上帝的神秘目的中，除了组织的胜利和失败之外，人类失败的最终证据就是当他被置于可以想象的最有利的位置时他的反应。尽管上帝的圣所与人类同在，尽管大自然的咒诅已被解除，尽管上帝的敌人诱惑者已被束缚，然而，当机会一出现时，许多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叛逆立刻就变得显而易见。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将歌革和玛各这两个名字象征性地理解为那些远离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上帝荣耀的人，或者它是否首先指的是那些在以前的时代中没有直接受到上帝考验的人。无论哪种情况，《启示录》38:4 和《启示录》20:8 之间都不存在矛盾，《启示录》38:4 中上帝被描述为将歌革引向他的灭亡，而《启示录》20:8 中撒旦被描述为迷惑列国的人。人必须经受考验，否则他的内心就不清楚。撒旦是一个自愿进行测试的工具。”

所以埃里森所做的就是为千禧年时期提供一个理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性。或者你可能会问，关于整个方法，如果千禧年时期再次以叛乱结束，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这再次描绘了即使人类处于最好的条件下，直到罪最终被

消灭，撒但也随之被消灭，那些不信主的人被扔进火湖里，总会有叛逆的机会。可以说，这是最后的证明。但无论如何，埃里森认为第 38 章和第 39 章主要基于《启示录》第 20 章第 7 节中的平行参考，描述了千禧年时期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如今，对这段经文的一种非常流行的处理方式是哈尔·林赛 (Hal Lindsay) 在《The》中的描述。第五章已故的伟大行星地球。我知道你熟悉这句话。但他认为歌革和玛各不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后，而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前。你注意到在第 2b 节的这些翻译中，有趣的是他同时采用了两种方式。他有“罗什首席王子”。问题是你要么必须有“首席王子”，要么有“罗什王子”。大多数其他翻译在 *ness i Rosh* 的“首席王子”或“罗什酋长”之间有所不同。查看引文第 55 页，位于页面中间的 Lindsay 下方。他说：“几个世纪以来，早在时事影响解释者的想法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以西结关于北方指挥官的预言指的是俄罗斯。约翰·康斯坦斯博士在 1864 年写道：“我认为这个北方王国是俄罗斯的签名，因为俄罗斯占据了所有解经家都承认预言的地方。”有什么证据？“以西结描述了玛各之地歌革的北方指挥官、首席王子、罗什、米设和土巴的统治者。以西结书 38:2 给出了这位指挥官和他的人民的种族背景。换句话说，先知给出了北方指挥官的家谱，以便我们可以追踪这些部落迁移到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国家。歌革是国家领袖的象征性名字，玛各是他的土地。他也是古人罗什、米设、土巴的王子。”第 56 页顶部，“伟大的希伯来学者威廉·格塞纽斯 (William Gesenius)，19^{世纪} 世纪，在他无与

伦比的希伯来语语法中讨论了这些词。他说 Meshech 是 Moski 的创始人；莫斯科人居住在山区。这位学者接着说，源自希伯来语名字 Meshech 的希腊语名字是莫斯科市名称的来源。在讨论图巴尔时，他说图巴尔是居住在黑海和莫斯科河以西的民族的创始人拉特的儿子。他最后说，这些人构成了现代俄罗斯人民。”

Lindsey on Rosh [头/王子或地名] Contra Keil 在这一系列证据中，还有一个名字值得考虑——那就是英王钦定本以西结书第 38 章中翻译为“酋长”的希伯来语单词“Rosh”。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字面意思是某物的“顶部”或“头部”。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说法，这个词是在专有名称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作为限定“王子”一词的描述性名词。德国学者凯尔表示，经过仔细的语法分析，应译为专有名词，即“Rosh”。他说，拜占庭和阿拉伯作家经常提到他们称之为罗什的人，罗什居住在金牛座的国家，并被视为斯基泰部落。格塞纽斯博士说，罗什是对居住在该地区的金牛座山脉以北部落的称呼。他总结道，在这个名字和部落中，我们有了第一个声明：罗什是俄罗斯民族。所以 Lindsay 的所作所为就很清楚了；他把它放在千禧年之前，并将这个预言与俄罗斯联系起来。当然，鉴于冷战局势和俄罗斯在过去 15 年进军中东，这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一种强迫性的解释。

请注意，在第三段到最后一段中，他说德国学者凯尔将罗什翻译为专有名词。看第55页；我在 Keil 中有这一段。凯尔说的话很有趣，因为林赛只部分引用了他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要阅读整个段落，但到了最后就是这样的地方：

“歌革被进一步描述为罗什、米设和土八的王子。确实，埃瓦尔德遵循阿奎拉、塔耳古姆和杰罗姆的说法，将“Rosh”与“*nessi*”联系起来，作为“首席王子”意义上的称谓。但用来支持这一解释的论据，即旧约或约瑟夫斯都没有提到过罗什这个名字的人，是非常站不住脚的。拜占庭和阿拉伯作家经常提到居住在金牛座国家和斯基泰部落中的称为罗什的人。这样就没有理由质疑罗什人的存在了。”

但这就是他停止引用的地方。然而，请注意下一个陈述：“尽管试图通过将这个名字解释为“罗什和米谢赫”的组合来寻找罗什这样一个民族的踪迹，但俄罗斯人的名字与此相关还是值得怀疑的。和这个罗什一起。”换句话说，凯尔确实说过，罗什可以是一个民族的称呼，但他所说的，并不是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他说得相当强烈。他表示，这一说法令人怀疑俄罗斯人的名字与罗什有关。现在，我猜林赛觉得引用那部分内容并不合适，因为这会强烈违背他的解释方式。

3. D. 3。亚历山大论罗什 (JETS 文章) 请参阅 释经家圣经注释第 122 页中以西结书 亚历山大的标题下的 3. D. 3。它说，“有些人将罗什理解为现代俄罗斯，但这种身份没有根据。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诉诸于基于两个术语之间的相似发音的词源学。但这种词源学程序在语言学上根本不合理。“俄罗斯”这个词是公元 11 世纪末的一个词。”所以俄罗斯是公元11世纪末的一个术语，从语言上来说，在这里将俄罗斯与罗什联系起来似乎根本没有根据。

Yamauchi 对 Lindsey 关于 Tubal 和 Meshach 的回应 请注意，在您的参考

书目中，我在 Edwin Yamauchi 下有两个条目。一篇来自 JETS 的文章《Meshach、Tubal and Company》，这是一篇评论文章，另一篇是一本名为《来自北方边境的敌人：来自俄罗斯草原的入侵部落》的书，2004 年重印，其中他有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对这些名字的讨论。但是请查看引文中第 56 页的底部，首先从 JETS 文章中获取一些材料，然后从书中获取一些材料。米设和土八是第 2 节中出现的两个名字。我可能会说，林赛将图巴尔与俄罗斯城市托布莱连接起来，将米沙赫与莫斯科连接起来。所以林赛断言 Rosh 是俄罗斯，Meshach 和 Tubal 是莫斯科，Toubal 是俄罗斯。但请注意山内所说的：“米沙和土八是创世记 10:2 和历代志上 1:5 中最有争议的名字，他们是雅弗的儿子。如果他们的名字只出现在这些名单中，他们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但这些名字在以西结书 27:13、32:26、38:2 和 39:1 的预言段落中反复出现。以西结书 38:2 中“Rosh 的首领”的希伯来语词被《七十士译本》音译为专有名称“Rosh”，从而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印象，即指的是俄罗斯。根据卡斯坦斯的说法，可以看出，*nessi rosh*（在这段文字中被翻译为首席王子）指的是斯基泰的居民，俄罗斯人的名字就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俄罗斯在伊凡雷帝时代之前一直被称为莫斯科，此时它与米煞联系在一起。在很久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以莫斯科的形式遇到了米煞这个词。莫斯科和托布莱这两个著名城市可能仍然保留着米煞和图巴尔这两个名字。” Lindsay 也提倡同样的想法。

现在，山内的评论是：“不幸的是，这些毫无根据的认定通过《斯科菲尔德圣经》第一版和第二版参考文献中的许多渠道在福音派世界中广泛流行。请注意创

世记 10:2 和以西结书 38:2 中的这一点。这一观点也体现在广受欢迎的哈尔·林赛 (Hal Lindsay) 《已故的伟大行星地球》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一书中, 以及校园传教福音派乔什·麦克道尔 (Josh McDowell) 在众多校园的演讲中。这种认同的持久存在是基于表面的相似性。楔形文字的确切证据表明Mushcu (圣经中的Meshech) 和Tabel (圣经中的Tubal) 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 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那就是土耳其。” “穆斯基人在赫梯帝国中顽强地生存着, 我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遇到了 20,000 名穆斯基人。亚述纳苏帕收到了穆斯基人的礼物, 穆斯基人的首都是阿扎卡, 即现代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古典凯撒。公元前863年, 撒缦以色列袭击了西里西亚以北地区的塔贝尔, 公元前732年图巴尔国王没有提供预期的贡品。公元前546年, 居鲁士征服安纳托利亚, 随后在大流士的领导下进行重组, 穆什基 (Mushki) 和塔贝尔 (Tabel) 的残余可以在人口的希腊语名称中看到, 这些人口被纳入阿纳托利乌斯东北部第 19 总督辖区 (Moski)。还有蒂贝雷尼人。”

当他谈到毫无根据地将罗什视为俄罗斯, 以及梅什与莫斯科的联系, 以及图巴尔与托贝尔的联系时, 这是对福音派学术的反思, “当我们将它们进行了统一的文本和讨论, 并提供了真正的澄清时” 这些名字是在 19 世纪末出现的。确实, 其中一些研究是法语的, 或者是不容易获得或广泛传播的作品, 但更不可原谅, 更表明当我们掌握正确的第一手资料时, 对以西结书段落的批判性评论的无知的狭隘观点。米煞和土八的解释。

然后，他在《来自北方边境的敌人》一书中说，虽然歌革和玛各的身份仍然存在争议，但米设和土八的身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疑问。所有将这些名字与莫斯科和图巴尔联系起来的正式猜想都是站不住脚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将梅什和图巴尔这两个名字保留为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部落。约瑟夫斯也知道他们的位置。自 19 世纪末以来，已有亚述文献记载穆什图和图巴尔分别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

因此，我认为当我们在《以西结书》第 38 章中看到俄罗斯介入中东的预言时，我们必须谨慎行事，这一直是对《以西结书》第 38 章的一种流行解释，特别是当它基于这种预言时的依据。

亚历山大在千禧年之前和之后的双重应验 现在，我在《释经家圣经注释》中提到的以西结书的解经家亚历山大，也在 JETS 1974 上写了一篇关于以西结书 38-39 的文章。亚历山大认为这是双重应验。《JETS》第 168 页他说：“毫无疑问，读者可能会对这一部分感到困惑。很明显，作者已经批准了两个不同的立场。他说这正是所提出的建议。对于《以西结书》中所记载的事件的完整描述，使徒约翰只是总结了《启示录》第 19 章和第 20 章中的记载，因为读者应该熟悉《以西结书》第 38 章和第 39 章。”他跳下一段路，说道：“多重应验的解释学原则宣称，一个给定的预言具有以两种或多种方式应用的一种含义。可能有一个近的应验和一个远的应验，两个近的应验，或两个远的应验。这里建议采用后者。这是两个遥远的应验。以西结书第 38 章和第 39 章有多重应验：一是启示录 19 章 17 至

21 节中撒旦主要工具兽的灭亡，二是撒旦的最终堕落—以色列的头号敌人歌革。做出最后的尝试，从上帝的选民手中夺回以色列的土地。多重应验集中在与以色列最后也是最大的敌人—兽和撒旦—类似的事件上，他们试图击败以色列以获得土地。这两个事件都是主转发的。前者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后者。因此，歌革既指《启示录》第 19 章中的兽，也指《启示录》第 20 章中的撒旦。这些记载的时间是在大灾难结束和千禧年开始之间。第一次应验是在千禧年之前，第二次应验是在千禧年之后。”

范诺伊的回应 因此，这是一个从两方面看待问题的人的例子：千禧年之前和千禧年之后。作者认为以西结书 38-39 章是圣经中最难的经文之一，可以通过多重应验的概念来解决。但这必须被拒绝。唯一明显的选择是宣布《启示录》第 19 章或《启示录》第 20 章中的一章实现了以西结的预言，并确认其余章节只是对以西结书 38-39 章的暗示或类比。详细信息但那是 RH Alexander 和您参考书目中的 JETS 文章。

米歇尔·李转录 由佩里
· 菲利普斯博士最终编辑由
佩里· 菲利普斯博士重新叙述